



哲學與教育行政： 兼論教育行政哲學的研究方向

簡成熙／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所長

一、楔子：哲學有何用？

台灣教育學研究的系譜中，除了諮商、輔導、特教等領域外，大致以「課程教學」及「教育行政」最為壯大。隨著近二十年來「教育學」相關研究所的擴張，特別是各種在職專班，一種強調「實踐」或解決教育實務問題取向的研究典範已儼然成形。不過，在眾聲喧嘩的教育研究中，我們究竟解決了多少教育實務問題，在各種新穎教育學術名詞充斥的教育研究中，究竟厚實了多少深刻的教育論述，恐怕更值有志者深思。我們自然期待，深邃的教育理論，不論為無聊的概念遊戲，美其名的教育實踐，不論為淺薄的工具理性。理論與實踐的整合，似乎仍然是一困難的挑戰。教育哲學是教育學重要理論基礎之一，教育哲學本身的學術抽象性最濃，在後現代質疑傳統理性、古典學術霸權之際，一股去中心化的實踐論述已成為另一種政治正確；弔詭的是，來自後現代的教育論述也如同其所批判傳統教育哲學的種種「後設敘述」，淪為另一種理論的負擔。筆者的專業是教育哲學，過去一年，忝為教育行政研究所主管，在教學與論文指導的過程中，我一直很期待能讓研究生及基層教育行政工作者正視教育哲學對其理論專業及實務的導進功能，遺憾的是，很多學生質疑抽象（哲學）理論在教育行政上的價值，他（她）們最大的反映是教育理論不食人間煙火；少數一些對哲史有興趣的學子，也對如何從事「教育行政哲學」的研究，心存困惑。筆者即擬從學子對教育哲學研習困惑的

個人主觀教學反思中，嘗試在本文中說明（教育）哲學可以在教育行政研究取向上的價值。本文也可視為是台灣教育行政哲學建構的反思芻議。本文的假想讀者是台灣教育哲學工作者，教育行政學者及致力於教育行政相關論文的研究生們。筆者期待能加強前二領域教育學者的交流，能鼓舞學子勇於踏入「教育行政哲學」的殿堂。

二、哲學與西方教育學發展

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隨著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十九世紀向全世界擴張的歷史現實使然（管理學等的興起，即與資本主義、歐洲列強十九世紀殖民經驗息息相關），許多人文學科已淪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均是如此，至二十世紀戰後達到高峰。各人文學科當「變臉」成社會科學時，曾一度被視為是進步的象徵。不過，人文學科涉及價值判斷，終究無法全以科學視之。因之，各人文學科也必然在知識論、方法論上省思科學獨大的可能限制。試以教育學為例，先秦諸子、宋明理學，均提示了許多教育慧見，漢五經博士、隋唐以降的科舉、宋代書院，也創設了許多教育制度，但自西哲赫爾巴特（J. Fr. Herbart）致力於教育科學化以降，西方教育學幾已成為社會科學，相繼以經驗科學方法企圖以綿密的因果法則建立教育學理的通則。清末民初因中國國勢的凌夷，在全盤西化下，教育學的發展，也隨西方亦步亦趨。不過，約在二十



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對邏輯實證的反撲，以孔恩（T. Kuhn）為首的科學哲學家們指出，即使是科學，也並未如其自身標榜的理性、客觀，更遑論社會科學。影響所及，邏輯實證以外的其他知識論典範也紛紛復出（如詮釋學、現象學、批判理論）。後現代思潮更是抨擊科學、理性不遺餘力，也直接帶動了教育學的多元發展。教育學內各次領域，如教育社會學、課程理論，教育行政學領域，都有類似的反思。

且讓我們在有限的篇幅內，大致交待一下哲學及教育哲學的態勢。哲學一直被視為是各學科之母，是對知識真理的終極探索。當人文學被社會科學化後，哲學其探索的內涵，如形上學、知識論已成為科學（天文學、物理學）探究的一環，倫理學也發展成各社會科學專業學門。哲學將何去何從？二十世紀初，被廣泛稱為「分析哲學」運動的學者開始自覺，哲學應放棄大一統的歷史任務，哲學家不一定能真正觸及真理，哲學家其實是透過一套語言、符號、概念系統去了解實在（reality），但由於語言、概念的混亂，傳統哲學家所建立的各種對實在的論述，不一定具有實質的意義。哲學家不應該空泛的去建構各種真理；相反地，哲學家應該致力於對語言概念的檢查，讓各種論述有更精確的指涉，能更清楚、客觀的加以驗證。分析哲學可說完全體現了科學的精神。分析哲學以及類似的邏輯實證論、邏輯經驗論等對於人文學淪為社會科學，有著推波助瀾的影響，自二十世紀以降，徹底建構了各社會科學的專業圖像。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以英語系世界為首的分析哲學，幾乎讓傳統哲學應聲倒地。這種「語言的轉向」，也徹底改變了哲學探究的風貌。前期分析哲學強調對語言、符號概念的精確掌握，後期分析哲學則擴大到日常生活語言世界，逐漸體認到語言概念並不在真空中，是在社會的脈絡

中成形。此外，由於邏輯實證論以降的社會科學，標榜理性、客觀的「價值中立」，也逐漸被來自左派的學者批評其所據以建構的理論並無法真實反映社會現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典型的代表。現象學、存在主義、詮釋學，則回歸到意識、情感、體驗的探索之途。尤有進者，多元文化論者、女性主義者更反映既有的理論充斥著主流、中產階級、男性的偏見。分析哲學藉著齊一語言，排除情緒價值涉入，建構精確、理性、客觀、秩序的理想，終必沒有達成，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種哲思又紛紛出籠。其中，一股被稱之為「後現代」-抗拒以科學、理性、客觀-的論述更是其中的代表。後現代思潮也重視對語言的討論，但後現代學者並不像前期分析哲學家企求釐清語言的混亂，反而把重點放在對語言的解構，企圖揭露各種論述、話語反映的階級、種族、性別等意識型態。

英語系世界教育哲學的發展也與前述哲學的發展類似。當教育哲學成為師資培育的一門學科時，這門學科的內涵為何？最早是從過去哲學史、教育史中重要的學派（school）如觀念論、實在論、理性主義、經驗主義…等，或是從歷代重要思想人物中，如柏拉圖、洛克、康德、裴斯塔若齊…演繹其教育啟示。這種教育哲學的論述，既缺乏哲學的深度，對教育實務的啟示也過於浮泛。1950、60年代左右，受到分析哲學的影響，英美各自有開山大師致力於教育哲學中語言的釐清，特別是英國的皮德思（R. S. Peters, 1919-2011），不僅躊躇滿志的希望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去釐清各種教育用語，皮德思更在《倫理學與教育》一書中，嘗試藉著釐清教育涉及的倫理用語如平等、自由、民主、懲罰、尊敬他人等概念，探索教育政策之合理性。皮德思等學者所建構的教育哲學，或稱為觀念分析學派、教育分



析哲學、倫敦路線，不僅使教育哲學學門的學術性在英語世界獲得認可，其所開啟的研究典範，也幾成為戰後英美教育哲學發展的主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皮德思等學者所標榜的概念分析，並不接近邏輯實證的價值中立傳統，其基本的教育主張也大致建立在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的理念與預設。皮德思等所建構的教育哲學，正如同前述哲學的發展，其方法與主張，自1980年代以後，也受到後現代的強力圍剿。概念分析被批評無法靈活處理各種話語背後的權力指涉，而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等自西方啟蒙運動以降的教育主張，在後現代學者看來，也掩蓋了許多邊陲、弱勢、多元的聲音。簡而言之，倫敦路線的主張論述，正如同二十世紀以邏輯實證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也同受其他典範的批判。似乎1980年代以後，英語系世界的教育哲學又重新從歐陸哲學的多樣性中覓得活水源頭。

教育行政學的發展，論者已眾，林志忠在其探究西方教育行政發展之專著中，曾從哲學、方法論的視野，將教育行政理論畫分為「1900年前理念期之教育行政思想」、「1900~1947年行為科學影響之教育行政理論」、「1947~1974年美國教育行政理論運動」、「1974年後另類教育行政理論」之分類，也大致反映了行為科學、邏輯實證（經驗）論等的量化科學方法論對教育行政專業理論建構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科學的教育行政理論，提升了教育行政的學術專業地位，但也面臨了邏輯實證勢力以外的多元挑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74年之後的「另類教育行政理論」期，其所標榜的「教育行政知識基礎」，已不侷限於邏輯實證，同時兼重經驗、詮釋的立場、學術與實踐者的智慧，並從多種思潮如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後現代、後結構主義、混沌理論等知識觀點重新省思教育行政理論的建構。

筆者很簡要且宏觀的簡述西方啟蒙運動後學術界、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哲）學、教育行政學等發展脈絡，讀者大致可體會，各種專業學門背後實離不開哲學思想的反思。如果我們不從哲學的脈絡中省思教育行政（或各式社會科學），那就不免陷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憾了。

三、教育行政哲學的探索向度

「教育行政哲學」，大致是（教育）哲學與教育行政二門學科的共謀，前面雖已大致指出了從知識論的不同視野，可以反思不同教育行政學理建構之合理性，但即使是西方世界，「教育行政哲學」的學科性質，仍未完全確立。筆者以教育哲學專業者的角度，省思教育行政哲學國內外已有的成果，大膽的提出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以就教育行政學界。

（一）哲學學派對教育行政啟示的得失

哲學學派可以直接提供教育改革的視野，如「後現代思潮與教育改革」，可以為教育組織提供建言，如「後現代思潮與教育組織實踐」，可以為其他教育主題提供反思，如「後現代思潮與專業發展」、「後現代課程論述的省思」，以上是黃乃熒主編的《後現代思潮與教育發展》的相關篇章。循著同樣的哲學反思，學者可循任何一哲學派別，如「女性主義對教育領導之啟示」、「後結構主義對教育組織之省思」、「混沌理論對教育行政之啟示」，相關的論述很多，這種援引哲學派別對教育行政領域中諸如組織、領導、乃至各種教育政策面之啟示，應該是學子最為熟悉的教育行政哲學論述。

此外，從學派（或人物）的取向也常能在方法論上對學門之建構提出反思。林志忠在其《教育行政理論：哲學篇》中，



即曾詳細討論D. E. Griffiths實證主義教育行政理論、T. B. Greenfield主觀主義教育行政理論、C. Hodgkinson人文主義教育行政理論、R. J. Bates批判理論教育行政理論、C. W. Evers & G. Lakomski自然融貫教育行政理論、D. J. Willower實用主義教育行政理論等，全書可算是教育行政方法論的哲學省察。

皮德思當年建構大英教育哲學學門時，特別批評這種建立在哲學派別對教育「啟示」的探索取向，認為哲學的深度不足，而對教育的各種啟示，過於浮泛。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皮德思的批評，至少，筆者認為哲學派別仍能提供教育行政理論建構一宏觀視野，而哲學派別（特別是其知識論）對方法論的省思，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皮德思的諄諄告誡，仍然值得吾人警惕從事哲學派別時，要精確語言的使用。譬如，「主體性」（subjectivity）、「自主性」（autonomy）常出現在許多後現代的教育論述中，事實上，不少後現代學者正是質疑前述二個概念（如主體已死）。當論述後現代思想強調尊重學生的主體性或自主性時，就可能引起脈絡上的歧義，這種浮泛的啟示，正是皮德思要我們避免的。筆者要說的是，我們援引哲學派別欲對教育作各種規範式的論述時，也宜盡力扣緊該哲學本有的問題意識，方不致在眾聲喧聲中，反製造了許多教育論述的混亂。

（二）教育人物的行政哲思與智慧

皮德思當年固然對教育哲學學派（觀念史）與思想人物探究取向之批評，不遺餘力，但皮德思自己也有對教育人物思想之專著。國內管理學者曾仕強早年的研究，一直致力於東方管理思想，歷代重要大儒或帝王將相之管理或領導統御，也提供台灣教育行政哲學重要的取法來源，道家、法家等代表人物老子、韓非等管理思想等，均有多人著

墨。有關歷代重要人物，可算是思想史的研究典範，教育行政學者宜加強自己對人物思想原典的掌握，這當然並不容易。基於學術分工，筆者建議學子們大膽的以晚近重要教育行政、管理學者的原典著手，進行理論分析。吳清基博士論文即以賽蒙（H. A. Simon）行政決定理論，陳慶瑞則自碩士論文起，一直專注在費德勒（F. E. Fiedler）的權變理論。陳慶瑞是以量化的方法去驗證、擴張費德勒之理論，不太算是哲史式的論述分析，國內後現代教育哲學學者蘇永明當年的碩士論文，探索順從理論大師艾齊厄尼（A. Etzioni），算是典型的教育行政人物論述分析。筆者認為與其浮面的運用邏輯實證的方法去探討教育行政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如領導、組織、承諾、工作投入、效能、滿意、壓力等等之間的相互關係，實不如鼓勵學子集中在教育行政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仔細研閱其重要著作，正反評論，才能厚實教育行政理論之深度，也才能夠為有志於量化研究者提供有價值的問題意識，否則台灣教育行政量化研究動輒以散彈槍的方式去作各種變項之間的相關考驗，並無法有效累積研究成果。大凡重要的開創型理論大師，其學思發展必不囿於一隅，也值得從哲史、文化的面向去發掘。由於研究生（特別是碩士及專班），修業年限有限，很難要求在量化研究中，審視基礎文獻，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假設，設計量表、驗證假設。大多數的情形是根據已從事過的研究，加以加工、替換研究變項、改變研究樣本…，而用類似生產線的方法泡製。反之，若能要求學子真正閱讀第一手代表性的教育行政學者專著，反而能深入掌握文獻，累積台灣教育行政理論的基礎。而有志於量化研究者，也可以根據這些論述分析，進行更有價值的變項考驗，從而驗證、拓展或修正組織、領導等大師之理論。



雖然在實證的量化典範下，對於教育行政人員各種「軼事」（anecdote）所涉及的智慧，並不被視為理論建構的一環。近年來哲學界重新正視亞里斯多德之實踐智慧（phronesis），教育行政人物的實踐智慧，更彌足珍貴。各種生命敘述、口述史的研究，已愈來愈吸引學子的注意。台灣各原創性理論大師、教育學術事功的長者，都值得作相關的口述訪談。已故的大師，其生前學術事功著作，也值得重新爬梳。筆者曾仔細研讀劉真先生的《辦學與從政》，不僅對劉真前賢當年筆路藍縷推展教育事業的肅然起敬外，也更能釐清台灣戰後1950、60年代時空背景下的各種教育創設，甚至於勾起筆者年幼求學經驗、教育場域的生活世界的片片漣漪。既有生命情懷的感動，也能理智的把重要的教育改革（如九年國民教育前的台灣教育背景）置入戰後歷史發展的軌跡之中，是一種很奇妙的閱讀體會，希望能提供年輕朋友為學研究的經驗分享。

無論是對過往歷史哲人、當代西方教育行政學者、台灣資深教育行政前賢大老，教育人物學思的傳承，都值得國內學者及學子珍視。讓教育行政哲學的人物研究，不止是靜態的學術爬梳，更載負著歷史文化的縱深，體現當下教育實踐的豐富智慧。

（三）教育行政用語的分析與重構

英美上個世紀50、60年代分析的教育哲學發展之時，曾雄心萬丈的企圖利用分析的血滴子（analytic guillotine），一舉蕩平過去含混不清的教育用語。不僅是對教育的定義、隱喻、口號，及相關的心靈、心智概念如需求（need）、幸福（happiness）、興趣（interest）、創造（creativity）、情感（passion）、情緒（emotion）等概念外，也對教育的倫理及社會控制概念，如自主（autonomy）、懲罰（punishment）、灌輸（indoctrination）、紀律（discipline）作了

概念澄清。影響所及，也吸引了一些學者對教育各次級學術領域的術語加以檢查。不過，就筆者的體會，概念分析無法完全在真空中進行，觀乎倫敦路線觀念分析學派的發展，不僅其當年的重要分析，如皮德思教育的三大規準等，其實也載負了既定的哲學或教育預設，並不似其所標榜的客觀，近年來的發展更廣泛援引許多實質的政治哲學主張。因之，在教育行政哲學的探究下，筆者不主張要拘泥早年倫敦路線過於嚴苛的概念分析，企求找出教育用語的必要或充分條件。不過，從分析到後現代，從對語言概念的精確用語，到教育論述的意識形態解構與揭露，仍可視為教育行政哲學中對語言的細緻運用。黃乃熒在其《後現代教育行政哲學》一書中，即探討「對話行動舞台」、「詩的語言」、「隱喻」、「後設溝通」、「演說故事組織」等涉及語言的論述，闡述其對教育行政組織、決策的意涵。當代哲學歷分析哲學「語言的轉向」，雖然近年來並不朝著早年分析哲學所擘畫的方向。不過，在語言的多重建構、解構過程中，各式教育用語仍值得學子靈活運用多元的角度加以正視。學子們的碩士論文，也可考慮針對一時興的教育政策或口號，去釐清其概念、預設並置入時代需求、權力結構的脈絡中，相信也能從教育用語的修辭中，逐步建構教育行政哲學的論述分析。

（四）教育政策的哲學論證

哈佛名政治哲學學者沈岱爾（M. Sandel）最近在哈佛大學的通識課程透過網路的普及已紅遍全世界，使得他那本並不容易閱讀（對一般讀者而言）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也成為暢銷書。簡言之，沈岱爾以當代社群主義的代言人，娓娓道來傳統自由主義（彌爾、康德、洛爾斯）對福祉、正義、美德等概念的限制。全書完全以重要的爭議來展現不同哲學論證的論述風格，代理



孕母、大學對少數族群的保障配額、我們是否有權買賣器官、全募兵制是否符合正義、我們是否要承擔前幾代人所犯歷史錯誤的責任等。這些議題很多都與教育政策有關。其實，不少教育哲學工作者早已多方疾呼教育哲學的研究，不能只在學派式對教育的空泛啟示打轉，必須具體針對各種教育主張，檢視其論證過程。以西方教科書體例而言，從學派取向，（以哲學派別為綱，引申至教育目的、課程、方法的啟示）、分析取向（針對教育的核心概念如教育、教學、理性、情緒加以分析）。最近Bailey（2010）主編的教育哲學，已將重要的政治哲學融入到其論述中，如兒童的權利基礎（選擇理論與利益理論的論辯）、國家控制教育的相關討論，父母對其子女受教權的討論等，都是傳統教育哲學教科書較為欠缺的部份。中、西大多數教育行政決策模式的書，都集中在對教育行政決策模式的討論，也鮮少援引類似沈岱爾政治哲學對教育政策的論辯。黃藹、但昭偉（2002）為空大撰寫的教育哲學部份篇章早已有類似的討論。但昭偉與孫效智對生命教育的筆戰，也膾炙人口。筆者認為，從當代政治哲學的成果，如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相互論辯出發，秦立克（W. Kymlicka）的少數族群權利，楊格（I. Young）「差異政治」等視野都可對教育機會均等、少數族群權利、多元文化教育、轉型正義等台灣重要的教育政策提供深度理論基礎，都值得台灣教育行政、哲學工作者、學子投諸更多的心力。

除了政治哲學外，倫理學或應用倫理學，也很強調各種倫理爭議的論證。林火旺曾慨嘆台灣的道德教育，老師們欠缺運用倫理學引導學生討論的能力。美國知名教育哲學學者K. A. Strike, J. F. Soltis與教育行政學者E. J. Haller曾共同創作《學校行政倫理》（The Ethic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即是希望能提醒基層教育行政工作者正視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無法迴避倫理的抉擇。基層工作者面對教育情境的各種爭議時，常忽略了其嚴肅的倫理意涵，而流於個人意見之爭。而教育的專業知識也必須賴更明智的倫理反思，才能適得其所，體現教育理想。不過，如果教育哲學的學習只是學派的引介，教育行政倫理的學習只是專業倫理信條的灌輸，教育工作者也不一定能從事倫理推理。從政治哲學、倫理學的視野，對教育政策及教育實務涉及的倫理議題，進行論證，仍是一困難之挑戰。

許立宏在其《運動哲學與教育》（台北：冠學，2005）一書中已利用倫理學的論證反思運動競技中涉及的種族歧視，違規禁藥問題，令人耳目一新。整體而言，台灣教育學界，有哲學專業能力與興趣的老師已然不多，無論是教育哲學界或是教育行政學界有志於哲學專研者，大多數仍然汲汲於哲學、思潮、人物等大敘述，不一定有興趣從政治哲學或倫理學的方法具體去論證重大教育政策或學校倫理爭議。教育哲學學者與教育行政學者，甚至於哲學學者，宜共同合作，致力於倫理學、政治哲學的論證，對於教育政策的制定，當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四、期許教育行政哲學

台灣教育學術的發展，教育哲學雖然一直是扮演重要理論基礎的角色，但受制於學術人力，也大概只有台灣師範大學能有較完整的學術人力編制。也由於台灣師範大學溯自賈馥茗、歐陽教、楊深坑等大師的深厚學養，教育哲學也的確發揮著各教育專業學門理論基礎的角色。但其他教育大學或師培單位則不一定有此客觀條件，其教育行政、政策、領導、評鑑等相關的研究所，也並無充分的教育哲學人力。筆者不一定本位主義式的堅持「教育行政哲學」學門建立的必要，



因為，即使是國外，以「教育行政哲學」為名的專著，也不多見。但如果本文的基本論述可被接受，吾人實不能否認哲學思索對學術的導進功能。對於教育哲思如何能強化教育行政或政策的研究，筆者已提出了個人的

一愚之見。期待台灣教育哲學（包含教育社會學、課程領域學者）能與教育行政學界更縝密的互動，教育行政領域的學子能從更廣博的視野，厚實教育政策與經營管理的深度，共謀台灣教育理想的達成。

延伸閱讀

以下為代表性的教育行政哲學著作，也是筆者本文重要的參考來源，由於涉及對初學者的引介，筆者特別作了一些引介閱讀的導覽，故不用APA格式，希望能鼓舞可畏後生進入教育行政哲學的堂奧。

有關教育哲學與教育政策關係最代表性的論文可以參考倫敦路線學者McLaughlin, H. (2005) 之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possibilities, tensions and tasks* 一文，該文收錄W. Carr (2005) 主編之 *The Routledge Falmer Reader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一書中。英文中近年來最能反映政治哲學等論述教育哲學的教科書，當推Bailey, R. (Ed) (2011)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ontinuum)。台灣的教育哲學教科書，大部份是學派取向，概念分析的專著也已出現（如李奉儒之教育哲學著作），比較具體彰顯本文所稱論證教育政策者，還不多見。但昭偉（2002）之《思辯的教育哲學》（台北：師大書苑），有多篇論文，呈現此一特色。黃藹、但昭偉（2002）合著之《教育哲學》（台北：空大出版），部份章節，值得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分析學者以概念分析的方法從事教育術語的釐清，筆者不一定覺得一定適用教育行政基本術語。Kerr, D.H. (1976)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structure and justification* (N.Y.: Davis McKay Company)，是當年分析典範下的政策概念分析，仍值得一閱。P.H. Hirst, P. White 等倫敦路線學者於1998年主編四巨冊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其中第三冊，也代表著分析哲學對教育政策之反思，中文譯介，可參考林逢祺、洪仁進（2006）《民主社會中的教育正義》（台北：師大書苑出版）。Winch, C. & Gingell, J. (2004)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Falmer)，分別針對教育場域中涉及的價值、文化、教學、課程、成就、評量，以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職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都做了精闢的說明，值得一閱。此外K.A. Strike, E.J. Haller, J.F. Soltis之 *The Ethic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國內教育行政學者已集體譯出，見謝文全（2002）總校閱《學校行政倫理》（台北：學富出版）。

台灣教育行政界致力於教育行政哲學研究的學者當推黃乃熒、黃宗顯、林志忠、馮丰儀等，乃熒（2002）之《後現代教育行政哲學》（台北：師大書苑），收錄民國80年代黃氏之多篇論文，算是台灣教育行政哲學建構的重要著作。黃乃熒（2007）主編之《後現代思潮與教育發展》（台北：心理）一書，也反映了後現代思潮對教育的反思。蘇永明（2001）的《主體性的爭議與教育：以現代和後現代哲學為範圍》（台北：心理），並未標榜教育行政哲學，但仍值得關心後現代思潮的讀者正視。林志忠（2004）的《教育行政理論：哲學篇》（台北：心理）很全面的引介英語系世界重要教育行政哲學派典代表人物的觀點，這些學者大體上較從哲學知識論的角度來省察教育行政理論建構之適切性，可視為是教育行政方法論



的哲學反思。

代表性的英文著作，首推 Evers, C.W.及Lakomski, G. (1991) *Know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ontemporary Methodologicalrovers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Oxford: Pergamon)。賓州州大Willower, D.J. (1992)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hilosophy, Praxis, Professing* (Madison, Wisconsin: National Council of Professor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一書也是代表性的教育行政哲學著作，值得一閱。Bridges, D., Smeyers,P. & Smith,R. (Eds) (2009)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 What evidence ? What basis ? Whose policy ?* (Wiley-Blackwell)，則對於近年來所重視的建立在證據基礎下的政策制定，提出反思，認為「證據」不能只淪為狹隘的數字。哲學、個人敘說等多元價值，都應視為證據的一部份。至於批判教育學取向如M. Peters,M. Apple, H. Giroux的著作，更多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觀點析論教育，此一教育社會學領域之學門，台灣論者頗眾，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也值得教育行政學者正視。Daniel, H., Lauder, H. & Porter, J. (Eds) 之*Educational Theories, Cultures and Learning 及Knowledge, Value and Educational Policy*二冊(Routledge 出版)，代表的是批判取向知識、價值觀對教育學的挑戰。教育美學已有許多教育學者投入，相形之下，行政美學，較少人接觸， Samier, E. A. & Bates, R. (Eds) (2009)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hip*，則嘗試從美學的角度企圖建構行政或領導的美學體驗與思考。

文中引介劉真(民54)前輩之《辦學與從政》(台北：商務)恐已絕版，讀者應可在圖書館借得，相信有助於年輕學子了解戰後台灣教育發展。國內先賢林本(1958)之《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不僅記錄了民國40年代政府遷台後的重要教育軌跡，並旁及民國2、30年代大陸時期的教育施作，也值得後學重溫。筆者不敏，未能完全掌握過去前賢教育事功，期待學子能從封塵圖書館一隅之類似著作中，更加了解前賢致力於過往台灣教育之發展軌跡。也期待有更多精采的口述教育行政人物史問世。